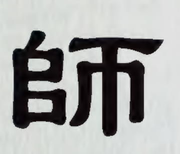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師律

師律卷之三目錄

足兵第三

目錄終

師律卷之三上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足兵第三 小序

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易曰容民畜衆、此衆卽此民也、惟有以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無事得以生養、畜之則聚處不散、有事易於名集如澤居地上、潤乎土而不燥、地包乎澤、有以停而不流兩相包含、而不害其多也、秦漢以來

法久弊生必然之勢在善循法者因勢補救

變爲京、輔、郡、國、之兵、兵民始判、其制亦未嘗不善、然法始甫立、弊輒尋生、致貽坐蠹廩食之憂、而竟莫之何、此歷朝之敝徵也、國初兵制。內而京營。外而司衞。若棊置焉、所以壯國威者、慮何深且遠也、承平旣久、游惰是安、尺籍雖存、隊伍漸耗、買閑占役。掛名頂替之竇。種種不忍悉數。一遇有警。反藉民以衞、竭萬姓之膏、以飽無用之卒、無怪乎兵日弱而民日困也、則今日補偏救弊、宜莫先於修復

屯戍以邊　祖宗之舊而清查民壯務期人人壯丁不爲勢家影占庶幾民無養兵之害兵習力作之勤猶不失兵農合一遺意耳

恤軍

洪武四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

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五年五月、命中書省、以綿裘賜遼東將校、以衣鞋三萬給戍卒、六月、命中書省、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緉、給逹甘肅軍士、七月、命工部運文綺、及綿戰襖、詣大同、以候給賞大將軍徐達征北軍士、十一月、上以西安河蘭諸處、極邊苦寒、戍卒艱苦、命中書省、以白金及綿布給之、軍士十萬

餘人、凡給白金三十三萬四百餘兩、綿布十四萬七千七百餘疋。六年三月、命德慶侯廖永忠督定遼糧儲、仍以戰衣皮鞵、各二萬五千給其軍。七年八月、詔天下有司、體訪軍士戰歿、及避難之民、歿在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許至京官爲存養、二十年、 上諭兵部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養、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效力於國、豈可忽

矜卹之仁不貲役使之義聖上曲思周悉乃爾

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illegible]亾、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上又謂中書省曰、軍士多有因戰鬭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令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二十一年、上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二十三年六月、命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趙庸、所集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二十七年七月、勅諭宋國公馮勝、寛恤從役者、俾無窘迫、　永樂元年、上慮內外將較、不能撫恤軍士、以致逃亾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亾之數論罰、如百戸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户逃軍十倍於百户、指揮逃軍五倍於千

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如百戶之例、其無襲
上諭兵部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病故
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親管官
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意、宜速示
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廿五以上者、送兵
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
軍故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陞以官者、如例
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有
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於所在[illegible]

之、四年三月、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
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土、瘠產薄、未冬先
寒、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
勞苦特甚、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宜視腹
裏官軍、特加之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
大小官軍、人各五錢、以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
所司、歲給冬夏衣、必先時支給、後時者罪之、五
年六月、　上諭禮部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
念軍士南征者、荷戈深入、而又冒觸毒鬱之氣、

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錠、給其家、守衛卒有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者、上曰、何不蚤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爾、况遠外哉、謫其官戍邊、九年　上嘗諭工部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况下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户、而薪炭踴貴數倍、葢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拙分處、積薪不少、每戸給百斤、

出征者三倍給之、十年六月、命幼軍無妻室者官為婚配、仍給鈔資其家、八月樂亭縣丞楊直言北京人民、在各衛為兵、或徙者戶無餘丁、遺孤老無依乞給口餉、遣還就親存活、從之、十二年四月、上北征、駐蹕清風鑾、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體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

撫恤無令失所二十二年四月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令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饑衣則慮其寒惟恐有失蓋風雨寒暑饑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爲文具五月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

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 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凛凛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敕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以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叟忘之　洪熙元年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　上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李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

舟中敵國、蓋既逆多有之矣、　上爲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
獨後、問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
問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
宣德元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五月調
晋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　上遣
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邇寒、比他處爲甚凡
備禦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將耳非
撫綏得所、人何以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

以成功名保富貴卿老成宿將當以此爲念五年正月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爲勞苦蓋自備軍裝爲難令後馬軍戶內再免一丁差役以助給之八月總兵方政奏獨石赤城鵰鶚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醫治療 上諭禮部曰朕恒念邊軍勞苦況有疾乎其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療半年一更八年

上嘗諭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恣意誅求

多立名目、裒取月糧、尅減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糧綿花衣疋、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既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九年、 上勑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御史、朕惟兵政國家太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餝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

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差貧賣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佔伴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爲繇勒除月糧或指操備名色尅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窘於衣食妻子不能管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遞年勾軍違限官

旗在外恣肆、非爲、已勑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爲甚、玆特勑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巡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拏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正統五年四月、口外永寧開平龍等衛所、軍餘老幼、各訴饑窘、總兵官譚廣以聞、上欲以邊

糧賑之戶部言邊糧僅足備用且軍餘賑濟無例 上曰軍餘亦人耳可視其困弗救乎其發懷來衛長安嶺赤城堡倉豆賑之八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等奏大同宣府今歲豐稔請以綿布折旗軍月糧兩月 上曰邊士執戟豈暇耕乎雖豐稔亦給以米六年八月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優養士卒常給之衣食及時練習以備用奈何爲將者累不存恤或役以佃牧或役以興販或役以治私第建祠廟歲月不得少息其[illegible]

邊士卒、艱苦尤甚、每操備屯積甫暇、輒令捕野
味、治薪炭、虐害多端、又有勾治補伍者、所隸軍
旗、盡索其所攜、以致貧窘復逃、此豈朝廷優養
之意、將領爲國之忠、都察院其榜諭中外、如有
仍前爲害者、法司執治無赦、七年十一月、參贊
甘肅都御史程富、奏舊制守城軍、歲給冬衣布
花、下屯者不給、今陜西諸衛屯軍、調甘肅備禦
者、有司仍以常例、不給布花、乞照守城例、給與、
上曰甘肅極邊地、備禦又役之重者、有司其卽

給之毋緩十年八月靖遠伯王驥奏延綏安德旱灾燕妝乞增備禦軍士月糧本色三斗戶部以供給艱難請循舊減支上曰兵所以衛民正宜蓄其鋭氣邊地雖旱軍士月糧不可乏也俱增給之天順元年七月上諭戶部曰遼東抵陝西中邊官軍勞苦殊甚其遣給事中并戶部官各六人分齎白金往勞之每人賜二兩務令晝一計用白金七十萬兩有奇二年四月命發遼東廣寧官庫銀布給開元鐵嶺汎河海

州廣寧等處士兵九百九人、每人銀一兩布一疋。先是　上命自遼東至甘肅、邉民有精壯願出力報効者、募爲士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至是遼東都司、以所募者來報、故有是命、五月前府都督僉事顏彪、奏臣奉命帥軍士赴山西雁門關勦賊、軍士艱難、乞加賞賜戶部議去年赴陝西軍士、皆賞銀一兩、今赴山西者道近、宜減半

[illegible]日有此明決執持之大臣

給之、上曰、臨邊之役、欲其出死力、以禦寇衛民、若計道里遠近、而損益之、非所以齊一其心志矣、其給之如例、成化十三年九月、時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卽可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冨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尅日起行、京營軍士、則每

歳給散冬衣布花、即此物耳、葢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給、故急與布疋棉花、俾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於國體胥失之矣、子俊服其言、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尚書劉大夏、至內殿、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

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翼日即下詔各衙門凡有所損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正德元年三月、賞揚威等營、秋班操軍邵斌等若干人、各銀一兩、故事登極之賞惟降勅時見在者與焉、斌等九月畨上在降勅後、以方營造泰陵援春班例欲均賞、戶部覆謂均賞無例、 上以供山陵有勞、特命減半賞之、 嘉靖七年十月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奏討團營官軍做工、

非是　祖宗朝所行、況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
除之、方可免軍士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內官監
討軍做工、不曾開是禁、營摘撥未敢與奏知撥
去、朕荅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看該監再具本
來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司禮
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來不曾
方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
但討團營官軍、着他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
官、着不許撥與、假若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

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可可卿等從長計議來行一十九年　上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銀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令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隆慶元年詔內官監黑窰等廠舊役鎮朔諸衛軍三百十

四人俱放歸原伍、

禁兵

伏覩 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寳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内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鋭、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

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卽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挑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

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遣情調遣又安冀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衝虜哉及今若不叅爲設汰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獘三也何謂無定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illegible]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祇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團

苦以勞其身而敵愾　春鋤以奪其習而
弓馬之藝跡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
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
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苦吏胥無賄
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掯
縱是真正子侄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
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
尚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
之弊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

先年多有富室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繇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宜勑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幷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眞正戶口文册。一一挑揀。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侄者。即時摘牌替役。兼

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侄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卽與收補。其內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輳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册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幷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正於三大營揀

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軍士弁不得攺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郡兵

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幷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

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于是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宜、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置爲軍伍也。內中多是抽丁垜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朦、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有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今宜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干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

能如此
清理一

番則軍即是兵何必召募軍粮即是餉何必加派練軍即是練兵何必紛紛増欸項設名色以為練兵之官即有出征應敵之

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繇。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炤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慾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

八給與行粮安家鹽菜之類以給兵者給之何樂不爲國家用此本計也宜速圖之矣

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矣今而不爲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于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

此是關用軍之沿制與情實矣

宋兵雖多步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

衛軍

祖宗之制、不可輕變也、 祖宗之兵制、尤不可變也、刱業之君、百戰而得天下、事定功成、立爲兵制、是猶大匠自爲居室、以貽子孫、神農之作醫書、親嘗百草、日遇七十一毒、而後爲之者也、豈繼世守文之主、草萊特起之相、所能輕議而遽變哉、漢兵三變、愈變而愈衰、唐兵三變、愈變而愈橫、以世將統世卒者。 聖祖之定制、承平日久、驕惰而不可用者、恒情也、論者乃欲舍軍

兩兼之矣

而別識兵。夫軍之不可用、非軍之罪也、撫之無恩。而練之無素也。兵凶器、戰危事、軍死其將用之致死。而不恤其生。此逃軍所以滿天下也。練不精則不勇。不勇則敗。將用之取勝而不使之不可敗。此羸軍所以滿天下也。厚撫則不逃。精練則不羸。中外之軍九十萬。可以制天下有餘用。而何必於更制養之二百餘年而不用之一旦。是有子而不之使也。用之一旦而不練之平時。是將任其子。而不知所以教也。有世卒而猶

議他兵猶事召募是有子而又必養他人之子也。夫物必有所繫而后不散。葉之根、網之綱、繫也。泛浮萍於江湖。則任其所之而已矣。召募者浩乎其不繫。蓋非叛主之奴、即無賴之惡少。此其毒、固待辨而施、待聚而洩。乃聚而授之辦、適所以階之亂而借之資。其坐食猶之軍、至於爲亂、不可一撫而旋定、 聖祖逆知其然、而又知夫承平既久、則人不樂於爲兵、一有募、則皆此輩也、故以世卒統之。世官重之。版籍宗族之繫

以坐制其死命。此 聖祖制軍之意也。軍之利二、籍之既定。則有缺不待募養之既久。則臨事不可離。卽有驕惰可恩聯法御也。赤子離慈母、倚嚴師則肅然拱立之不遑何則彼固子也、一教而可馴也。家患其無嚴師。而不患有姑息之子。國患其無良將。而不患有難御之軍。往者金陵之變、振武新營之軍、非 祖宗尺籍之軍也雲中之殺統帥、則以撫之失宜、卒亦一撫而旋定也、 英宗平石城盜、以甘肅延綏軍。 武宗

平中原盜以宣大軍。軍亦豈盡不可用乎、新營者召募之覆車。雲中者厚撫之明鏡。邊軍者精練之左驗今邊軍漕卒居天下半。燕齊坐食者、兩京內地四十餘萬人耳此亦何難於精苟得頗牧以爲之帥、即數十萬皆素教之子矣、故曰治兵非難、得將爲難、

軍戍

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為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為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為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為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絕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 勑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其存者率柔脆聞枹鼓格鬬聲畏怖欲效正德

間華林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陳盡市井民兵、 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令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筭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竭帑庾以供軍竊謂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

之制耳、何也、 國初衛軍籍充垜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來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緣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 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亦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

爲勾解。不則隨圖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祗省清理勾解之煩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除缺伍之虞。可無羸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庶乎。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乎

起於天順年間

緊要在擇督捕官

民壯

嘗思今日足兵之策、獨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台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爲經久可行之法、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機兵、或稱徤步、或曰快手、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兼衛所處卽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進、兼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

擇里甲之家以爲領目尤便

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雇募等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即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甲戶爲準一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一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即馬端臨謂教練必多調發必簡之意除有

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册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增隨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卽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其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旣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卽得寓兵之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

世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

此議亦是足兵一法但一當百戶耳何逕兵一百是盡民皆兵矣若練

於夜其標兵之害不可勝言以必擇兵之材智者為之長而練之兵

丁壯所發又易於為亂言之甚為動搖之難用而猶終上空談也

師律卷之三上　終

師律卷之三下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調募客兵

洪武四年五月　上命魏國公徐達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率諸將較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邇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

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八月改製用實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實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〇永樂元年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官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之七年五月 上以遐荒調

直隸近京官軍更番備操于京師自永樂二十二年始

遣止憑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武精壯强毅克勝英雄勇猛十六字編勘合二十二年十一月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也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爽不妨悞　洪熙元年六月　上諭兵部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

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心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上初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報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初設民壯

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撥民壯原非

祖制始於是時　景泰元年五月少保于謙言五軍操旗軍頭撥月支口糧五斗二撥四斗五升三撥四斗近於河南等都司北直直隸大河等衛所調來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撥又減其五升乞一體支給為便從之　成化元年三月延綏巡撫盧祥等言營操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兵部覆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於

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毎名蠲免户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繇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十八年八月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弘治二年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户有糧與免五

丁壯之選得宜於此時

今日民壯不過爲州縣衛前奔走勾攝之用耳

石仍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下，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炤天順元年例行。

正德七年，時近幸有寄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

操例、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内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内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吉囊子儀牧河西、俺荅阿不孩引兵渡河、乞調山東長鎗手三千、事下兵部、尚書路迎等爭上言山

東長鎗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徭、爲其長
於用鎗、善於走山、所司催募以資保障、第每省
至六千名、不無充以老弱、今宜減半務選精壯、
以一都司統之取便往剿、候警赴援、仍調延綏
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足三千
人、以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從之、
兵部言薊州巡撫郭宗皐、報虜警甚急、請調山
東鎗手河南民兵、及原選京營兵六枝、與保定
漢達官兵策應、上因薊州既警急、京營些撥

丙子奴
華入掠

節日啓行山東鎗手亦令調徒其保定漢官軍及河南民兵原以守紫荆關亦係要地且賊近宣府應否調發更熟議之於是兵部請留保定達兵其山東鎗手調赴薊州則河南民兵當移涿州操練若急在東可聽薊州巡撫調用急在西可聽保定巡撫調用庶策應兩便上從之乃止調保定達官仇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京師宜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爲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

近畿州縣文武當事擁兵不救止保守京城

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鬬堂奧之間鮮不危矣　上不聽命二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東犯即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違者重治於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三十二年十月命山東河南中都入衛班軍仍遵舊制春班以三月初至八月終還秋班以九月初至來歲二月終還付戎政大臣督之凡工作毋許擅役初兵部因庚戌虜患議併各入衛軍爲一班俱四月初入京

十月終放回。及仇鸞誅。兵部奉詔議營制。乃請仍分兩班。春班以四月初至。九月終還。秋班以六月初至。十一月終還。另爲營專設參將統領操練。至是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請復舊制。兵部議覆從之。三十四年二月。詔簡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止留精健三千人爲一班入衛。汰去老弱三千。令每名歲徵銀三十六兩輸部。以備修邊。從給事中甄成德御史黃國用議也。四月兵部尚書楊博奉 詔議京城民兵之設。始自嘉

戍虜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遽失月糧、於情不堪、且巡徼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於營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爲便也、請勅所司汰老弱、存精銳、其原出眞保者發兵備道籍爲民兵、在京者仍隸巡捕叅將管攝、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逃者不補、從之、三十七年七月初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

調發、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
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
豈遠謀、而且彼此分爭邪、兵部其詳議以聞、部
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伍數多、請詔
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峰、親詣查補、 上曰、然、薊
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俾虜不至、輒相玩怠、
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縻、歲復一
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
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

期一月還奏、令秋防已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
等、尅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馬、明歲
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以聞、忬又援去秋例、
請復調遼東步兵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灤東、
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
北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
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甚、可復調耶、兵
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量調遼
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懐

畢竟是正議

巽懦不任戰乃將不得其人耳

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遊擊趙伯勳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日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七上從之勑各鎮遵行然戍卒多巽愞不任戰歲練一費萬金而臨事徵發如故兵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督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

告急、惟調客兵防守、圖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爲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玆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玆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仍別議以聞、四十二年三月浙江巡撫趙炳然言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人、夫閩之亂、繇民變爲兵、兵變爲盜、其來漸矣、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

不假於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爲兵、兵化爲民、可也、今驅浙兵以救閩、臣竊懼夫浙之爲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爲守。急則爲兵、緩則爲農、聚散之間兩有歸着。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隣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較閱、仍敘別所司功罪以聞、

譚綸爲總督戚繼光爲總理旣得其人矣如許經畫調度所以薊鎭五十餘年不至虜寇潰入

隆慶二年五月總督薊遼侍郎譚綸言遊兵破虜、誠爲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强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嘗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第懼忌嫉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鎭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

繼光成法具存何不一一守而行之

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爲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厲務各負牆以戰遏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墉潰入亦願少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令

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請 上裁擇從之六月譚綸復條上分立三營
事宜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
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
化一營巡撫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
合鎭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鎭守總兵郭琥
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
密雲一營練兵總兵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
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

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合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三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能調客兵今行之而未

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巡關攙與其間。俟三年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郎罷調客兵幾何。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爲卑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臣請於振武營改設副將一員。駐密雲統領總督標下各營兵馬。建昌營改設副將一員。就彼住劄。統領鎭巡標下各營兵馬。以聽總理者往來督率訓練㡳聲勢

相聯而於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以副朝廷委任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有同心爲國之義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并議處舊額兵馬以聞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潦正賦多逋儲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爲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舟八百儻閩廣復有此請徵費愈多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旣久不習爲

薊鎮用浙兵自戚繼光

農、他日戍歸、必羣起嘯聚、故金衢溫處閩、强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請罷浙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妻子相泣而別、燕何遂以應兵爲奇貨、而天下多稱浙兵、夫浙故燕兵、其有兵名自勝倭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鉦、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勁有膂力、假能以待浙兵者待土兵、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浙兵之可恃哉、臣請練土兵以濟實用、兵部覆言

足兵

浙兵專爲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亦不得再調，請勑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能，成土兵之藝。上是之。三年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言：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透遞，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而驛使，營壁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

此事目前最宜講

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能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等八府之官。軍民兵四

萬人各一營。五也。將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
敵耳。將既齊練。何暇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
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
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而
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
兵法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
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諳。今皆置
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賊。而與賊共之。
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矣。關則不實。用實用。

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二三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林薄蓊蘙、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能總

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兵三千分數十處在臣標下者數百耳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嘵臣擁重兵易生嫌疑請設監軍科道一員（不得已爲此言）以督臣得展布而燕畿肘之虞蓋下兵部謂薊鎮既有總兵乃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

此江陵把持

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委其督府
總兵宜令共相應援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
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 上是之召
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
處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可
否以聞

土著

兵莫便於土著、莫不便於戍遣、戍遣則水土、風氣未易習也、山川夷險未易諳也、墳墓家室未易離也、且力疲於道塗、財費於番易、法撓於逋逃弊積於顧役、涼秋夜月、咸謳歌以思歸、瓜期若愆、即攘臂而生變、若轉輸艱辛、且未論也、土著有是乎、竊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遷乎俗、即其豪

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卽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讎外利給賞勇於公戰功相萬萬也

此晁錯免戍塞之意也

農兵

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爲鄰。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治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抛室家妻子，而覊縻内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胄蟣蝨，燕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爲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四出，所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

强嚴禁不戢此爲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富民之病不堪者三也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卽數年閒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爲計也今日客兵所在宜略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時將

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爲保甲分爲宗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爲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北虜

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种世衡

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國家增氣、抑且爲地方復讐、鼓舞易從、勇氣自倍、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

的是守邊良策、

納盜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强獷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

宋之宗岳兩名將皆收羣盜而用之以毒攻毒非大醫王未可

多招徠羣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伍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禦殺敵如殺人取敵貲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界部曲

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慾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

治徵
周辨
容究
即力行
者

抽丁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户、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幾三百年、而欲伍不耗、未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繼

族積之幾三百年而謂前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嗟夫非其所樂苙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蟣虱于道途戈鋋朽敗于覊寓士憊而疲馬踏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買愁溺者慰于守常夫莫非

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

國家之

天下事十九壞于買愆守常常

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繇　國初以至于今、幾及三百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句、空其伍、餘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買愆守常

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拔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乎清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爲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愼里甲之挨、嚴解之補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未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汞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未如之何矣。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

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藉其效力宜爾也、業產丘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主者未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

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 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業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

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强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

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捉其一。五十捉其一。百捉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

懽然樂從者乎。集其丁。而公審之。孰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周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周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謂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三金爲步。三四金

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人鮮不守矣。使即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

決已着說何得秘之

則令曰有願因乘寒。即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兵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此篇與紀行原再讀而深思之可以相天下士矣

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膽

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乃盡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武藝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夫然則將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盖四者不可

亦試偶備一將之用世不可任耳

廢而但不可必耳惟素負有膽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備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然此不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偉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游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佩氣易於振作先

至誠宜在先

少保此種議論識見幾同王伯安

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轂中。而即繼之以重恩。結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不過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偏行承守。寧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真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後言。況烏合之眾。行伍之兵耶。

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庶威嚴有濟。不然則威反有怨。嚴反爲敵矣。如戰人者、用之功、而所以使之戰者、則能也、威嚴其用乎、恩信其能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又要回家渠此

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某官生員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員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員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為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候

編記每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焀　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焀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　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

兵由帶原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一字、給與方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焇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　圖處焇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處、焇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焇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

所住地名處。焰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係某罷。即填於腰牌內習藝空

內連人一焰先編記隊長之次。挨次挨送各所

立。填記牌下處處。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

登錄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即將一

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焰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

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焰隊長挨填。給

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

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炤一哨之法揀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炤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炤式内鴛鴦次序前後左右憑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

長責哨長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牌如此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爲合令自入敎令日卽可鈐束卽成軍容旣成軍容卽不能更換而制馭分合卽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須要立重信此特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然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才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技、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接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晦迹庵下者、葢不乏矣、故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杖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顔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而錄之。凡沉謀秘略、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説、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説。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

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才力蹻徤能猿騰鶻擊踰潚越壁來往無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譎凡此倫類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繇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級則隨才爲差次

一選不可拘方葢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

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既言秦晉人勁申屠之子在於嶢關杜洪之將在於灞水則秦晉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脅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傴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趙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

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亾之國恤[illegible]寡之[illegible]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欬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而涼隴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illegible]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illegible]

人使之以刑則效勇人使之以賞則效能發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illegible]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并蓄不狗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來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仗者方爲招收而身才

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掐無殘疾者方爲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才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首並

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兼習武藝戰鬬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勁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鋭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鋭氣壯勇彊暴者聚

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鋭之士。有披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敢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敢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倖用之

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錄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太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庶不盡力致效也、

秘妙至言

蓄義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清淤極害矣即據法清足而不知所以用之此軍終成何

清軍

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去亦在徒）俱得徑自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華節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三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領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濫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

立前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荅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各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亦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

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户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横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

之逃、受財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簡覈無法、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謄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没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荅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荅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僞爲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

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倒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張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爲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爲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荅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冀

旂尽消長隨年月存考將如式術

單式樣令烙式刋刷備將以前逃故軍士每名用堅白厚紙塡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烙名淸勾仍烙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烙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塡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塡勘合催取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

十所俱每所所釘作廿冊炤依發去冊式分别百户將各軍炤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户止列橫格開单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户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户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炤前冊分别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縣及解

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充軍縣填寫該管百户空餘格内、該衛并各司府州縣亦行烙填註以憑查烙。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許收未奉单勾者、妄勾擾民、止烙本部發去軍单、逐一清審。内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者、卽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廻、及例免者、開造小冊連

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縣差的當人
員送部銷焰若將有勾軍丁自到日為始三年
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
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挨無者查焰軍政條例
及節年題　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
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
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焰老弱不
堪解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
單開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老疾故絕逃移跟

幾人矣

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冊編記原单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单勾如再三年不獲仍炤比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官員職名及里甲鄰佑姓名俱炤式填寫单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炤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僉户下一丁補伍里甲鄰佑窩家人等各炤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

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五年内發去冊單責
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弔各司府州縣原收
住勾冊查審内有揑弊者另冊送部事完即許
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違限各清軍官員但以
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爲賢否以示
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并
違限等項俱炤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
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各衛所造冊之費不
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

千萬矣。囘荅之在有司者、若猶以爲煩、而自本年軍单旣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单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旣嚴、捏故之條尤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单之發、又不

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竄之端而在衞所𡚁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繇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户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庶不可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於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法不憚於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疎變以時

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

師律卷之三下終